

许定铭 著

醉书随笔



山東畫報出版社

醉书随笔

许定铭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醉书随笔 / 许定铭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2

ISBN 7-80713-226-4

I. 醉... II. 许...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
国—文集 IV.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1864 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装帧设计 李海峰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042 (传真) 82098047

网 址 <http://www.sdpres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d@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5.5 印张 54 幅图 105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序

我是从什么时候写起书话来的呢？如今想起来是有点模糊了！

大概是 70 年代初吧，我从现代诗与现代文学转向我国 30 年代的作家与作品。虽然是在香港，但那年代要读 30 年代作家的作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书店里没有他们的书卖，图书馆里，除了巴金、茅盾几位名家的书外，名气稍低的作家的书，都从书架上消失了。当时我特别爱读萧军和萧红的书，在丁平老师的鼓励下，正在写一篇叫《萧红和她的作品》的论文。我先从不大受人注意的图书馆里，借阅了她几本能在香港读到的书，如《生死场》、《呼兰河传》等。

为了想拥有这些书，心里想：书店没书卖，出版社大概还有存货吧？于是，我把出版社的地址抄下，按地址去寻书。那是个三十多度的夏日中午，我放学后挽着装满几十本作文簿的手提包，专程从深水埗跑到上环，沿着斜路“身水身汗”地往上爬，终于按址去到荷里活道的出版社：4x 号 6 楼。咦？怎么不见出版社的招牌？我细心核对，地址没错！突然我发现那是一幢战前旧楼，只有二楼至三楼，连四楼都没有，怎会有六楼？我明白了：这间出版社是子虚乌有的，这些书是买不到的了！

经过那次挫折，我知道要买 30 年代作家的书，一定要从旧书入手。于是，逛旧书店，买绝版旧书，就成了我课余及假日的习惯。书买多了，读多了，自然写些谈书的文章，赚回些少稿费帮补下次买书。没想到买

书瘾愈来愈大，市面上也有些可以发表的地方，文章也就多写了。书痴老友杜渐80年代主编《开卷》和《读者良友》杂志，计划出一套《读者良友文库》，为我选了本《醉书闲话》（香港：三联书店，1990），那是我的第一本书话集。

其实《醉书闲话》出版时，我已停写书话很久了，因为80年代中期以后，我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那时候我除了早上和晚上在教书外，下午我唱“独脚戏”开书店，还在一间出版社编月刊，写每天见报的专栏，编教科书……高峰期同时担任七份工作，哪能抽时间买书、读书、写书话？

到2000年我从大洋彼岸回来，赋闲在家学电脑，“的的笃笃”地写起书话来。“临老学吹打”居然得心应手，很快的弄出来一本《醉书室谈书论人》（香港：创作企业，2002），我的写书话兴味愈来愈浓了。

去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嘱我编一本书话，我把已绝版的《醉书闲话》，连同《醉书室谈书论人》及我旅居加拿大时，由友人代编选的《书人书事》（香港：作家协会，1998）寄去，请出版社的编辑代劳，编出这本小书来。此书得以顺利出版，除了一切有关人士，尤其感谢徐峙立女士、王稼句先生及陈子善教授的辛劳，特此致谢！

许定铭

2005年9月

目 录

- 1 《中国的一日》与《上海一日》
- 7 《中国文艺年鉴》
- 13 赵家璧编的两套文学丛书
- 19 开明的十年和二十年
- 23 抗战前后两部重要选集
- 30 再也买不到的书
- 33 两种文坛回忆录
- 36 唐弢的《投影集》
- 39 文学丛刊
- 43 一堆残破的旧杂志
- 46 叶紫的《丰收》
- 50 《骆驼祥子》的版本及其悲剧终结
- 57 黄裳扬锦帆到天涯
- 61 文坛上的流星——罗淑
- 65 李金发主编的《美育》
- 70 周文和《山坡上》事件
- 78 关于东平的一些资料
- 84 纪念刘大白特刊
- 87 关于刘盛亚
- 90 漫铎的《创作月刊》
- 93 从《中国新文学大系》说起
- 95 《小晨报》的书人书事
- 97 书 缘

- 99 《良友文库》
- 101 《朱自清追念特辑》
- 103 从一叠资料想起
- 106 《新天地》和《青年良友》
- 111 旧杂志两题
- 114 《大系》第三辑
- 浅介《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
- 120 一角丛书
- 123 由《边城》引起的回忆
- 125 珍贵的资料
- 127 五四绝版书展
- 130 醉书随笔
- 137 刘大杰的《渺茫的西南风》和《盲诗人》
- 142 《衔微日记》及其他
- 147 首部女作家小说专集
- 151 两种版本的《小小十年》
- 157 萨空了及其《懦夫》
- 160 附赠资料的旧书
- 163 喜得旧书一批
- 167 几本签名本

《中国的一日》与《上海一日》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报告文学一直是少为人注意的一环，三十至四十年代，是报告文学发展得最蓬勃的时代，如钱杏邨的《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和萧乾的《人生采访》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著。其实，要谈中国现代的报告文学，绝对少不了《中国的一日》和《上海一日》。

一九三六年，由上海文学社发起编辑的《中国的一日》是茅盾主编的；助理编辑的是他的小舅子孔另境，另有编辑委员：王统照、沈兹九、金仲华、柳湜、陶行知、章乃器、张仲实、傅东华、钱亦石和邹韬奋等十人。

《中国的一日》由生活书店出版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可以说是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一件盛事。它的出版是受了高尔基所动议的《世界的一日》所影响的。这个计划选定了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为中心，向全中国发出征文启事，要求全中国的作家、非作家及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留心他这一天内，属于职业或非职业范围内所见所闻的一切事情，纪录下来，企图表现全中国这一天的全貌，作为中国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这天的横断面。这个征文启事一发出，“五月二十一日”立即激动了国内外一切识字而关心祖国命运、而渴望知道在这危难关头的祖国的全面真面目的中国人的心灵，稿件从全国各地如雪片飞来，甚至在海外的

华侨，也不甘沉默而热烈响应，把他们在那一日的所见所闻纪录寄来，所收到的稿件超过三千篇，总字数达到六百万以上。

《中国的一日》原本计划出版的字数是五十万到七十万字，而收到的稿件居然超过六百万字，编辑部的人员都非常兴奋，经过第一次拣选以后，选定了八百六十多篇，字数计一百三十万字，仍大大超过了预算。由于经费所限，编者不得不忍痛割爱，再次选稿；经过一再的挑选，最后终于选定了四百九十余篇文章，编成了这部八十多万字的巨著。

近五百篇代表中国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个横断面的文章所组成的《中国的一日》，为大三十二开本，精装一巨册，厚千余页，全书共分为十八编：第一编“全国鸟瞰”，由张仲实整理，选载了属于全国性质的五月二十一日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和体育事项。第二编是“南京”，选的是南京来稿。第三编是“上海”；第四编是“江苏”；第五编是“浙江”；“江西·安徽”是第六编；“湖北·湖南”是第七编；“北平·天津”属第八编；第九编则是“河北·察哈尔·绥远”；第十编“失去的土地”，是沦陷于日本人手中的东三省同胞的控诉；第十一编是“山东·河南”；第十二编“山西·陕西·甘肃”；第十三编“广东·福建”；第十四编“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第十五编“海·陆·空”是一些在火车、轮船或航机上的见闻；第十六编“侨踪”，是海外华侨的投稿，尤以香港为最多；第十七编“一日的报纸”，由孔另境搜集了是日全国各地有代表性的报纸百余种，把社论和特别的重要新闻，以及副刊上的文字，作了简单的提要；第十八编“一日间的娱乐”，选载了各省重要城市的电影、戏剧和播音等的节目。有以省作为一编的，有以城市作为一单位的，有以特别事项作为部分的……多姿多彩，琳琅满目。

本书所收的五百篇文章，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文学体裁，有短篇小说、有报告、有小品文、有日记、信札、游记、速写、印象记，也有短剧，可以说是集文学的大成。撰稿者除了小部分是著名气的作家外，多数是从来没有写作过的店员、小商人、公务员、兵士、警察……等，甚至社会

上各阶层的人物都有。在各编中，占分量最重的是“上海”；分量较少的是云贵等边远省份，至于新疆、青海、西康、西藏和蒙古则没有来稿，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最感人的则是在“失去的土地”里表现的那群不肯屈服的灵魂。

五月二十一日是一个平凡的日子，然而，在这里所展示的我国的横断面，却告诉我们的民族是生活在一个不平凡的年代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的农村在内在的和外来的摧残和侵略下崩溃而衰落；土豪劣绅如何假公济私，剥削平民百姓，以至凡有建设均变成了灾害；看到有多少热血男儿在干着保卫国土的神圣工作；看到……

茅盾在《关于编辑的经过》里说：

真的，这里是什么都有的：富有者的荒淫享乐，饥饿线上挣扎的大众，献身民族革命的志士，落后麻木的阶层，宗教迷信的猖獗……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发出的悲壮的呐喊，沉痛的声诉，辛辣的诅咒，含泪的微笑，抑制着的然而沸涌的热情，醉生梦死者的呓语，宗教的欺骗，全无心肝者的狞笑！这是现中国一日的，然而也不仅限于此一日的奇瑰的交响乐！

然而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因为一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然而另一面是严肃的工作！

除了近五百篇文章以外，《中国的一日》书前还有蔡元培的序，和茅盾的《关于编辑的经过》，另有插图近百幅，作为各地实况的表现。

《中国的一日》是文化的一日；是觉醒的一日；是研究现代史不可少的一日；是有着五千年历史，伟大的中国一日的横断面。

《中国的一日》编辑出版的灵感来自《世界的一日》，而《上海一日》的出版，则是受了《中国的一日》所影响的。

一九三八年初，上海《每日译报》的副刊《大家谈》和《华美周刊》的编者，为了吸收更多的文艺青年，进一步推广大众文艺活动，便和“上海美商华美出版社”合作举行一次全市性的征文，仿效《中国的一日》的方法，出版专集《上海一日》，以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华美出版社出版了一巨册的《上海一日》。（大抵逃避检查制度，或其他原因，书后的版权页上故意错误地注明：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初版。）

《上海一日》的主编者是朱作同（朱祖同）和梅益。朱作同是华美出版社的老板，一介商人，对文学毫无认识，所以，实际的主持人就是《华美周报》的编者梅益和他的编委会：戴平万、林淡秋和殷扬等人。

《上海一日》不同于《中国的一日》般选定一日来做中心，它的范围是较宽的，其实大可称为“上海一年”，因为这里的每篇作品，描写的固然是上海一日间的事情，但全书所表现的，却是上海自一九三七年八一三起，至一九三八年八一三这一年的百态。这一年是伟大的、壮烈的、划时代的一年；这一年是纪念上海陷于敌手的一年；这一年是中国人以武力反击武力，以行动去保家卫国，展开抗战的第一年……为了维护人类的正义与和平，上海市三百万的市民，不分职业，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地站在同一战线上，用沸腾的热血，写下了民族抗战第一年里，上海市各阶层民众的全面。编者在《本书的编辑经过》中说：

为要用集体力量把这复杂多样的现实描成一幅有血有肉的画卷，使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类，以及后代的子孙都由此认识八一三抗战的真面目，我们才有编印《上海一日》的企图。

《上海一日》征文所得的稿件也非常多，共二千余篇，约四百万字。原本计划全书七十万字，但终因不忍舍弃精彩的文稿，而扩展至一百万字，五百余篇。本书也是大三十二开，精装一册，凡千余页，与《中国的一日》不相伯仲。书前有朱作同的序和编者的《本书编辑经过》；内文以文章内容的性质，分成四大部分。第一部“火线下”，内又分为“在前

线”及“救护与慰劳”等八辑，凡二十二万字，主要写八一三开始后，前线的战斗及其他的军事行动。第二部“苦难”，内分“南北东西”和“收容所”等五辑，共二十万字，描写死里逃生，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流民图。第三部“风火山”，内分“大上海的火山爆发了”和“伟大的纪念”等九辑，写八一三战时战后，上海社会的各类活动，共三十五万字。第四部“漩涡里”，内分“在烽火中”和“在黑暗中争取光明”等十辑二十三万字，写上海各阶层人们在这动乱的一年中的生活实况。

投稿者就年龄来说，有五六十岁的老人，也有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但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就职业来说，有学生、教员、小职员、家庭主妇，甚至女招待、妓女也有，所以，来稿的水准参差不齐，有很多还是很不通顺，而需要编者大事修改的。然而，在这些文章的背后，是活生生的实际经验，洋溢着火焰一般的爱国热情，是充实的内容，稚嫩的写作技巧一点也无损这些作品的感染力。《上海一日》初版一万册，可是流传却不广，手上所有的一册，还是影印本，极其罕见。

骤眼看来，无论征稿方法、编辑体例、出版形式，以至作品各方面，《上海一日》都极类似《中国的一日》。大家都是精装一巨册，都是由数百人合作的报告，但细看之下，两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

《中国的一日》集稿的范围是广大的全国，撰稿者均是全国的精英，它要表达的是全中国在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这一天内的民生百态，是伟大的中国一天内的横断面，编排的方法是以地域来区分的。而《上海一日》则只局限于上海一个城市里，范围是狭窄的，但时限却是较长的，它展现的是上海一年内各社会阶层的面影。《中国的一日》是整个中国的面，而《上海一日》则是中国一个点里的小立体。我总觉得叫《上海一年》远比《上海一日》来得贴切。

在内容方面说，《中国的一日》表现的是一个从封建社会觉醒，而努力学习民主的中国社会里的百态；而《上海一日》无论从横的或纵的去看，实在都是我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中的挣扎报告。

就作品的质量来说,《中国的一日》是大大地超过了《上海一日》的。前者的文章,无论在文字或技巧方面都较成熟,而且还有不少名家,如:陈独秀、黄炎培、陈子展、包天笑、罗荪……等支撑;后者则几乎全是新手的作品,技巧是粗疏的,文字也是欠流畅的。

虽然《上海一日》在多方面都有不如《中国的一日》的地方,但在历史的意义上,它是有一定地位的。

我曾经将《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和《第一年》作为展开抗战的分界线——一九三七年前后两面的文艺方面的代表作,而现在所介绍的《中国的一日》和《上海一日》也正好作为这个时期报告文学上的两个代表。

——写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正好是《中国的一日》的四十五周年纪念。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五日《星岛日报》

《中国文艺年鉴》

最近买到一册一九三二年度的《中国文艺年鉴》，虽然花了一百元，但亦物有所值，实在太少见了。据赵景深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目》^①中指出，《中国文艺年鉴》曾共出过五年；一九三二年度和一九三三年度的，出版于“现代书局”，由“中国文艺年鉴社”编辑。自一九三四年度起，则改由杨晋豪编辑；一九三四年度、一九三五年度和一九三六年度三册，均由“北新书局”出版；以后就似乎没有再见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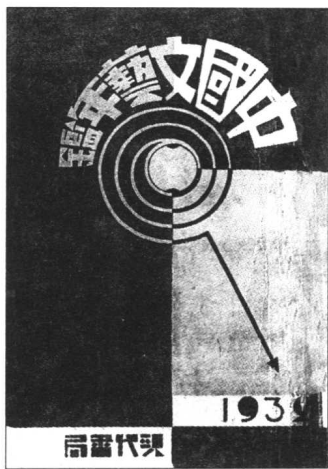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二年度的《中国文艺年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文艺年鉴。编者在“中国文艺年鉴创刊缘起”中，说明了编印的目的是“企图给我国文艺界每年摄一帧清晰的照片”，使“目迷五色的读者能够一目了然。”^②

一九三二年以前，虽然曾有人出版过《小说年鉴》、《新诗年选》和《小说年选》等书，但它们的范围都是狭窄的，所选录的也并不公允，最重要的还是没有持续下去，只出了一次就算；况且，单选录作品是不足以称为年鉴的，因此，本书的编者企图把范围扩大。

我们在《文艺年鉴》中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将一年来的文艺界活动情形做一篇简明的文字，给读者以清晰的鸟瞰；（二）给一年来的作家所发表的作品，单行本及杂志报章文字，作一编目；（三）将一年来出

① 见赵景深《文坛忆旧》（上海、北新书局、1948）页226。

② 见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上海、现代书局、1933）页1。



《中国文艺年鉴》，一九三二年度，现代书局出版。

版的文艺书报作一编目。^①

以外，再加上当年度的作品选，这样便有别于一般的年选，而足可以称之为年鉴了。

我手上的这本一九三二年度的《中国文艺年鉴》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再版的；初版大概亦应在一九三三年内出版，两版共印了三千册，全书厚达八百余页，对这样巨型的厚书来说，一年内可以再版，销量已算是相当可观的了。

全书共分为三部：第一部是“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第二部是“一九三二年创作选”；第三部是“作家及出版索引”。书前并有“中国文艺年鉴创刊缘起”及“编辑凡例”，简略地说出了编辑的原因及方法。

由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的发生，中国的文坛也随着各种事业一样的衰落。上海，甚至连带整个中国的文坛，都陷入了死寂的现象。《小说月报》和《北斗》相继停顿了，文艺刊物似乎根本不存在，单行书籍的出版，也成了偶然的現象，所以编者说一九三二年最初的四个月，中国根本是没有文坛的。及至五月以后，《现代杂志》和《文学月报》陆续出现，才为中国的文坛带来了春天，带来了一线生机。

虽然一九三二年的文坛醒来得太迟，但在质方面却不比往年低落。就小说方面来说，这一年内再没有了那种罗曼主义的、革命与恋爱互为

^① 见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上海，现代书局，1933）页2。



《中国文艺年鉴》，一九三四年度，北新书局出版。

经纬的作品；就是以个人的情感来使读者感动的那股歪风亦遭到了它衰落的命运。作家们都仿佛得到了新的力量般努力写作。郁达夫发表了中篇《她是一个弱女子》，以及后来收到《忏余集》里的五六个短篇；茅盾写了《三人行》和《路》，短篇《林家铺子》和《春蚕》；废名则发表了《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一九三二年的诗坛，则明显地分成三个流派，就是：以李金发和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诗派；继徐志摩以后崛起的，以饶孟侃、陈梦家和卞之琳为代表的新月派；与及以蓬子为主，还没有重要诗人的新兴阶级诗派。在文艺理论方面来说，一九三二年是蓬勃的，这正是“文艺大众化”和“文艺创作自由”发生争论的一年。理论界的口号多多，骂战杀得日月无光，至年终仍未了结……

“一九三二年创作选”又分为：短篇小说、诗、散文和剧本等四部分。短篇小说共选了十八篇，包括了沙汀：《法律外的航线》，沈从文：《若墨医生》，东平：《通讯员》，郁达夫：《迟桂花》，茅盾：《林家铺子》，刘呐鸥：《赤道下》，穆时英：《公墓》，及魏金枝：《前哨兵》等名篇，均收在内。诗方面则收有：卞之琳、朱湘、李金发、陈梦家、戴望舒、饶孟侃……等十家的十八首，其中戴望舒竟收五首之多。散文方面，仅选了：周作人的《苦茶随笔小引》、茅盾的《内河小火轮》、俞平伯的《中年》、梁遇春的《又是一年春草绿》、叶灵凤的《面壁绮语》和繆崇群的《我的病》等六篇。剧本选的最少，只有田汉的《战友》和蒋本沂的《一条战线》两个。

“作家及出版索引”又分“一九三二年作家著作索引”及“一九三二年出版文艺书目”两部。“一九三二年作家著作索引”以作家的笔名划数为序，先列出作家笔名，然后分行详列该作者在是年内所出版或发表的作品，如：

丁玲(彬芷)(丛喧)

《法网》(短篇)良友

《多事之秋》(彬芷)(长篇)北斗二卷一期起

《某夜》文学月报一卷一号

《消息》文学月报一卷二号

《夜会》(丛喧)文学月报一卷三号

《诗人》(以上短篇)东方二十九卷五号^①

这个编法的好处是我们很容易检查到某作家在本年内所发表的作品，所刊载的刊物，及出版的单行本。而且还可以因此知道某些作家的另一些笔名，如丁玲之用“丛喧”、“彬芷”；沈从文之用“红黑旧人”；周起应之用“绮影”；叶圣陶之用“郢生”；张天翼之用“铁池翰”；宋阳之用“易嘉”……都是较为人所少注意的。其缺点则是所收甚难齐全，而且，所选录的作家是用何种尺度来做标准的呢？亦颇耐人寻味。譬如：万曼、耶灵、金丁、文君……等，不知是否选得较为偏僻了一些？

“一九三二年出版文艺书目”则以性质来分成(一)理论、批评、史传、讲话；(二)创作杂集；(三)小说；(四)剧本；(五)诗；(六)散文等六类，无论创作、论著及翻译，均在所收之列，颇便于查阅，但仅以上海一地所出为主，其他地方的则甚少收入，未免不足。

我手上还有一本原版的一九三四年度的《中国文艺年鉴》，由杨晋豪编，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付排的一九三六年四月的三版，北新书局版。这本书香港有人重印，很容易找到。全书亦厚八百余页，而共分为四大部分。

^① 见一九三二年《中国文艺年鉴》(上海、现代书局、1933)页3。